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桃

花

劫

剑
亭
著
上

劍亭著

桃花劫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桃花劫(全三册)

作 者:剑 亭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郭宇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450千字

印 张:24.25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200

书 号:ISBN7-5387-1192-9/I·1149

定 价:24.80元

内 容 提 要

此书为剑亭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
现浓缩为精华本，可供读者收藏。

冷云山庄惨毁！少谷主徐青萍和表姐萧月痕逃出生天，并分别被飞云绝笔和长白神尼所救。

投师飞云绝笔门下的徐青萍得服冰果琼浆，艺成奉命下山，不期回到屋中，发现飞云绝笔已被黑手三郎所害，临终前嘱徐青萍前往天台。

天台途中，徐青萍得识侠丐马五和天台欧阳梅，并在神秘俊美少年白玉甫的指引下，在一个神秘山洞学会了一套盖世剑法。还从山洞主人的遗言中，明白了师父飞云绝笔和大师伯银衫剑客之间的恩怨；得知欧阳梅和化名白玉甫的齐慧，乃是同门师姐，正因二人钟情于己，才将自己引到天台并负责化解师

门恩怨。

在萧月痕的帮助下，徐青萍救出被囚禁在地牢中的世妹崔香姬。可是奸贼黑手三却早一步逃离了崆峒。徐青萍和萧月痕还得知杀父仇人卞氏二贼依仗五毒姥姥在五毒山庄为恶，乃杀死五毒姥姥，而卞氏二贼却受万蛇噬肤而死。

冰山之上，徐青萍终于知道了冰川女侠的秘密，并以神功解去了现任宫主郝小玉身上所中剧毒，得到了天真可爱，温柔美丽的郝小玉的芳心。并在十年一次的论剑大会上，徐青萍和萧月痕将双侠剑法传授于郝小玉，使其以冰川女侠的身份夺得了盟主。

恩怨了处，徐青萍带着五位佳人回到冷云山庄。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冷云惊变 | (1) |
| 第二章 | 神功初成 | (2 9) |
| 第三章 | 金鸠银杖 | (5 8) |
| 第四章 | 五蝠献寿 | (8 6) |
| 第五章 | 双剑飘红 | (115) |
| 第六章 | 力闯三关 | (144) |
| 第七章 | 彩华银虹 | (173) |
| 第八章 | 玉女飞霜 | (200) |
| 第九章 | 历山双魔 | (229) |
| 第十章 | 金线无影 | (257) |

第十一章	血火龙驹	(286)
第十二章	儿女私情	(315)
第十三章	倩女罗刹	(344)
第十四章	双侠神剑	(373)
第十五章	追截香姬	(402)
第十六章	险中取胜	(426)
第十七章	欺师灭祖	(454)
第十八章	千里践约	(482)
第十九章	冰川丽质	(511)
第二十章	玄清仙长	(539)
第二十一章	边陲三妖	(568)
第二十二章	情真意切	(596)
第二十三章	刻骨相思	(625)
第二十四章	黄山论剑	(654)

第二十五章	新任盟主	(683)
第二十六章	恶有恶报	(709)
第二十七章	烛影摇红	(738)

第一章 冷云惊变

寒风怒吼，厉雪纷飞，天地一色，一片银妆。

重峰连绵，气势雄伟的摩天岭，完全被皑皑白雪吞噬了，往日参天的古木，耸拔入云的孤峰以及嶙峋嵯峨的断壁突崖已经不见，看到的只是斑斑黑点。

正当漫空飞舞着鹅毛大雪之际，鸟兽尚且绝迹，而在北麓的原野上，却不时响起一声烈马怒嘶，只见雪花旋飞，冰屑疾走中，一点黑影正向着北山口疾驰。

渐渐已能看清那点黑影，是一匹极为神骏的青鬃烈马。只见它昂首竖鬃，狂驰如飞，不时发出一声忿怒长嘶，虽然天气寒冷刺骨，但在它的肩膀和颈下，仍渗出了片片汗渍，而它鼻中喷出的热气，也化为一缕白烟，随风而逝。

在青马的鞍部上，躬伏着一个绿衣人影，飞舞的绿缎风帽和风麾，不时现出她娇小的身躯，根据她肩后的绿丝剑柄和激烈飞飘的剑穗看来，显然是一位驰骋江湖的武林侠女。

只见她躬伏马鞍上，挥鞭打着马股，一双绿绒小剑靴，不停地催着马腹，冷辉闪闪的杏目，不时急切期望地看一眼模糊难辨的北山口。

只见绿衣少女驰至北山口前，丝毫不停，纵马直入。

山口积雪甚厚，有时深及马腹，但马上的绿衣少女，依然紧

咬玉齿，不停地急声娇叱和挥鞭打着马股。

青鬃虽然是一匹神骏健马，但是到了这等雪深及腹的困境下，也只有失蹄挣扎的份了。

马上绿衣少女一见，只得拍拍马头，流泪喊声说：“青儿，不是我萧月痕忍心将你丢下，事迫眉睫，实在已到了片刻必争的时候了，愿苍天保佑你吧！”

吧字出口，身已腾空，踏着厚厚积雪，展开轻功，直向深处驰去。

青马一见，竭力挣扎，同时马目流泪，仰首发出声声悲嘶。

火急般的事体，令她无暇回头多看，虽然听到身后青马的声声悲嘶，但她不得不紧咬玉齿，毅然加速飞驰。

山区中风雪尤厉，寒飏卷着雪花冰屑，形成无数个旋飞的雾团，掠峰越谷，不时响起尖锐刺耳的厉啸，声势格外惊人。

绿衣少女萧月痕，心中的怒火，抵御了刺骨的寒风，心头的悲痛，已不觉得冰屑雪花吹打在娇靥上的疼痛，她只知道狂奔，狂奔！

绕峰越岭，沿着断崖飞驰，足足个半时辰，方到了一处雪积数尺的谷口，那尊矗立谷口的丈二巨碑，背面虽被积雪埋住，但前面三个斗大的红漆巨字“冷云谷”，仍看得清清楚楚。

绿衣少女萧月痕，一见冷云谷的谷口巨碑，热泪再度夺眶而出，口中也不时发出强抑悲痛的呜咽，同时，身形又增快了许多。

由于进谷不远即是松林，笔直的石道上积雪不多，已能隐约可辨直达数十丈外的堂皇庄门前。

只见庄门紧闭，高阶石狮上覆满了积雪，门楼内两扇黑漆大门上的兽环，闪着黯淡的金光。

绿衣少女萧月痕到达门前，飞身跃上高阶，举起玉手，在门环上拍了两下。

铮铮之声方落，里面立即有了脚步声。

一阵门响，庄门沉重地启开了，开门的竟是个身穿灰缎皮袍、头戴飞翅皮帽的老苍头。

开门的老苍头一见门外站着的绿衣少女，神色一惊，脱口急呼：“啊，表小姐，这大的风雪怎的来了？”

绿衣少女萧月痕一见老苍头，宛如见到了亲人，哭喊一声徐福，飞身扑进老苍头的怀里放声哭了。

老苍头徐福，阅历丰富，昔年曾随老谷主金背刀徐崇仁出生入死，闯荡江湖，一看这情形，心知不妙，不由慌得宽慰说：“表小姐别哭，我们厅上坐。”

这时在门房内围火谈天的几个男仆，闻声也惊惶得奔出来。

老苍头徐福一见，一面扶着绿衣少女萧月痕向里走，一面急急吩咐男仆们说：“快去请老谷主。”

其中一人，惶声应是，转身向内，如飞奔去。

老苍头徐福扶着绿衣少女萧月痕径向大厅走去。

老徐福扶着萧月痕走进厅门，立有一阵暖意扑来，厅内另一个侍女则急忙拿起鸡毛掸去掸萧月痕身上的雪花。

恰在这时，屏后也急步走出一个头戴毡缨帽，身穿烟缎袍，花白胡须，面目清癯的老人来。

身穿烟缎袍的清癯老人，目光炯炯，正是摩天岭冷云谷的老谷主金背刀徐崇仁徐老英雄。

萧月痕一见徐老英雄，哇的一声扑倒在地上，同时放声痛哭说：“舅舅，我爹娘死得好惨呀！”

徐老英雄一听，浑身一颤，面色大变，急上数步，伸臂将萧月痕扶起来，同时，颤抖着声音说：“琼儿起来，快些将全部经过讲给舅舅听。”

说话之间，似有不祥预感地望着小僮，催促说：“快去请少爷

来。”

小僮恭声应是，飞步奔出厅去，侍女也将悲声痛哭的萧月痕扶坐在椅上。

萧月痕知道事态迫切，只得一面哭泣一面抽噎着说：“昨夜三更时分，琼儿已经就寝，突然被数声怒喝惊醒，接着便传来兵刃相击的打斗声，琼儿匆匆着装背剑，侍女已连滚带爬地奔上楼来，说前厅来了厉害仇家，爹娘伤重垂危，要我赶快前来通知舅舅，先有个准备。”

话未说完，金背刀徐老英雄已忧急地问：“你娘可曾说明来人是誰？”

萧月痕颌首哭声道：“娘说是五年前劫鏢杀人的卞氏双雄。”

金背刀徐老英雄听得心头一震，脱口啊了一声，顿时怔了。

就在这时，前厅暖帘启处，急步走进一个头戴银丝方巾，身穿银缎亮花公子衫的俊美少年。

银衫少年先看了垂首哭泣的萧月痕一眼，急步走至徐老英雄身前，躬身一揖，恭声说：“萍儿参见爹爹。”

金背刀徐老英雄一定神，立即指着椅上的萧月痕，低沉的说：“见过你表姐。”

银衫少年又转身向着萧月痕，躬身一揖说：“表姐你好。”

萧月痕一听，悲从心起，非但未起身还礼，反而玉手掩面，放声哭了。

银衫少年看得神色愈加愕然，不由望着徐老英雄，震惊地问：“爹，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老英雄见问，想起兄妹之情，也不由老泪夺眶而出，伤心地说：“你姑父和姑父母，昨夜三更时分，已惨遭仇家杀害了。”

银衫少年听得浑身一颤，俊面立变，星目中也缓缓流下泪来，但他略微一顿，立即望着萧月痕，忿声问：“不知加害姑母的

恶人是谁？”

掩面哭泣的萧月痕，立即抬起头来，哭声说：“娘说舅舅知道。”

银衫少年一听，又以急切的目光转首望着徐老英雄，刚呼了一声爹，徐老英雄已黯然一叹说：“五年前我和你姑父前去塔拉访友，回途路经长白山下，正赶上卞氏双雄追杀四散逃命的镖师和镖伙等人。

“为父和你姑父觉得卞氏兄弟拦路劫镖已经令人不齿，怎能再容他们斩尽杀绝，所以挺身而出义伸援手，结果卞氏兄弟双双败走，并誓言十年之内必报此仇。

“之后，风闻他们兄弟含恨投奔五台，拜在铁臂头陀净凡门下学艺，净凡以毒沙练铁掌，双臂已至刀剑不入，此番卞氏双雄艺满下山，必然是有恃而来。”

萧月痕一听，不由痛哭失声说：“琼儿去时，厅上尸体横陈，鲜血遍地，爹娘早已倒身乱尸血泊中，我娘被剑洞穿前胸，爹爹早已气绝，男女仆人死了二三十个……”

话未说完，俊面带煞的银衫少年，星目一亮，突然插言问：“表姐是说你去时姑姑尚有气在吗？”

萧月痕哭声说：“我奔至前厅时，卞氏双贼早已走得不见踪影，当我抱起母亲哭喊时，母亲突然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厉声说：‘快走，快去通知你舅舅，为娘报仇……’话还没说完，母亲就气绝了。”

徐老英雄听罢，一面流泪，一面神情悲忿地颌首苦笑说：“卞氏双雄，报仇心切，看来此时正奔本谷来了。”

徐老英雄望着肃立一侧的老徐福，急声说：“徐福，事已燃眉，片刻必争，快引少爷小姐由庄后逃走……”

话未说完，银衫少年徐青萍和老徐福，咚的一声，几乎是同

时跪在地上。

徐青萍首先流着泪说：“不，萍儿不走。”

老徐福也俯伏在地说：“老奴追随老谷主，数十年未离一步，如今老谷主势危力孤……”

话未说完，金背刀徐老英雄已倏然起身，嗔目厉声说：“仆不听主言即是不忠，子不从父命即是不孝，难道你们愿意做个不忠不孝之人不成？”

成字方自出口，厅外风啸厉雪中，突然传来两声隐约可闻的惨嚎。

徐老英雄听得心中一惊，自然知道卞氏双雄到了，急怒间，用袖一拂吃惊立起的老徐福，含意颇深地低沉斥声说：“势成累卵，汝还不知，真是愈老愈糊涂。”

说罢，又转首望着青衣小僮，急声吩咐说：“快取金背刀来。”

来字出口，飞身纵至厅门，掀帘走了出去。

银衫少年徐青萍，一声不吭，也飞身向厅门纵去。

方才尚坚持不走的老徐福，这时却改变了主意，身形一闪，拦腰将徐青萍抱住。

徐青萍猛然扭身，企图挣脱，同时怒声说：“你要作什么？”

老徐福功力不俗，自然不会让徐青萍挣脱，这时见问，却不答话，举手指了一指前面的防风门。

徐青萍循着指向一看，只见萧月痕已将防风门纸戳破，正紧握双拳，咬着玉牙，睁目看向厅外，显然，她正要趁机看清二贼的嘴脸，以便为双亲报仇。

看了这一启示，徐青萍毫不迟疑，也飞身纵至防风门前，戳破了窗纸，立有一道尖锐刺肤的寒风吹进来。

徐青萍无暇顾及眼痛，凑近纸孔一看，满院旋飞的雪花中，并肩立着一黑一白两道人影，由厅内纵出去的徐老英雄，正昂然

向阶下迎去。

于是，凝目一看，只见穿黑衣年约四十余岁，黑脸、虬须、大眼、浓眉、狮子鼻、四方嘴，一脸的凶煞气。

另一个三十余岁，白黄面皮，死鱼眼，八字眉，勾鼻，薄唇，手提蒺藜棒，身着月白衫，神情呆板，目光发直，活似一具棺材里刚跑出来的僵尸。

打量未完，也在身旁偷看的老徐福已悄声说：“少爷，穿黑衣的是老大卞宝雄，人称铁掌太岁，穿月白衫的是他弟弟卞人雄，由于他心狠手辣，残毒嗜杀，人们送给他一个匪号叫白面无常……”

说此一顿，又以宽慰的声音说：“这时候你千万不能出去，老爷子身经百战，功力深厚，败在他手下的大人物，不知凡几，这两个狗贼，老爷子决不会放在眼里……”

徐青萍觉得这话有些矛盾，因而不自觉地驳声说：“既然未将二贼看在眼内，爹爹又何必命你带我和表姐逃走？”

老徐福被问得一怔，但他却迅即悄声解释说：“老爷子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进可以攻，退可以走，免去后顾之忧。”

话未说完，厅外已传来徐老英雄强抑忿怒的声音，谦和地说：“原来是贤昆仲到了，请恕老朽未曾迎候。”

铁掌太岁厉喝一声：“废话少说，拿命来吧！”

厉喝声中，飞身前扑，黑毛茸茸的巨掌迎空一挥，竟以泰山压顶之势，猛向徐老英雄的天灵击去。

老徐福一见，知道铁掌太岁的双掌有毒，一经接触，片刻必死，为了保全老主人的性命只得望着悬在大厅中央的金背刀，喝声对小懂说：“快将老爷子的刀送出去。”

说话之间，回头再看，阶前的老英雄，身形一闪，让开了。

铁掌太岁一见，再度一声厉喝，揉身疾进，两臂一圈，疾演双

雷贯耳，径向徐老英雄的左右太阳穴击去。

徐老英雄哪能再忍，只得大喝一声：“怨老朽失礼了！”

大喝声中，不用大鹏分翅竟以白猿献桃之势，低头躬身，中宫直进，右掌戟张如钩竟去扣铁掌太岁的咽喉。

铁掌太岁作梦也没想到徐老英雄会发出险招，惊得厉喝一声，飞身后倒，但他的一双毒掌，仍企图扣住老英雄的掌腕。

正在这时，捧刀奔出厅外的小僮，已大声说：“老爷接刀！”

徐老英雄本待进步挺身，拼着老命不要，也要先毙了铁掌太岁，这时听了小僮的声音，疾演脱袍让位！

就在他演脱袍让位的同时，他的左掌已被铁掌太岁的毒掌拍了一下。

徐老英雄心头猛然一震，但他无暇多想，因为他仗以成名的金背刀已幻起一道寒光飞到了前面。

也就在金背刀飞向徐老英雄的同时，木然立在风雪中的白面无常面上毫无表情地扬腕一抖，一丝寒光，一闪已到了小僮的左颊上。

小僮一声厉喝，翻身栽倒，双手掩面，翻腾嗥叫，直向阶下滚去。

徐老英雄接刀在手一看，神情如狂，厉喝一声，挥刀前扑，径奔白面无常。

白面无常冷笑两声，也不发话，一挥蒺藜棒，猛向徐老英雄的金背刀砸去。

徐老英雄自知必死，因为他的左掌已开始麻木，是以，一见白面无常挥棒砸来，反而运集数十年潜修内力，不闪不避，猛向蒺藜棒砍去。

铮然一声金铁交鸣，在厉雪大风中，仍溅起了无数火星，老英雄竟被白面无常一棒震得蹬蹬退了数步。

厅内观战的徐青萍和萧月痕一见，齐声怒喝，飞身向暖帘外扑去。

老徐福已得到了老英雄的暗示，这时一看，果然情势悬殊，为了忠于老主人的最后叮嘱，身形一闪，伸臂将萧月痕的娇躯拦住，同时，急点了徐青萍的黑憩穴。

扛起已经昏睡过去的徐青萍，望着萧月痕，急声催促说：“表小姐，快走！”

说话之间，飞身已奔至屏后，掀开后厅门的暖帘，匆匆奔了出去。

萧月痕正在进退维谷之际，扛着徐青萍奔出后厅门的老徐福，又神情惶惶的转回来，在屏后一探首立即焦急地说：“表小姐，将来能替姑老爷姑奶奶报仇的，只有你和少爷了。”

了字出口，倏然转身，扛着昏厥的徐青萍，再度奔出后厅门。

萧月痕听得悚然一惊，一咬玉齿，再不迟疑，飞身向老徐福追去。

出了后厅门，天空已经黑了，风势愈猛，大雪依旧，游目一看，老徐福正在角门处等，于是一挥手飞身跟了过去。

转过角门，是一道夹道，刚刚奔到夹道的尽头，便听到前厅方向传来一声惨厉悲忿的惨叫。

老徐福听得浑身一颤，心如刀割，但他却望着身形一顿的萧月痕，快意地说：“好，老爷子终于干掉了他们中的一个。”

说话之间，非但不转身回去协力去杀另一个，反而加速身法，如飞纵跃。

绕过了几座跨院长房，来到一处高墙小门下，前面的老徐福匆匆拉开小门，当先纵了出去，萧月痕也紧跟其后。

就在萧月痕纵出小门的同时，身后宅院中已传来数声妇女惊叫和惨嚎。